

燃烧心迹

胡孝鹏（中国）

红，总是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火，明亮、跳跃、无止无息。你永远无法想象在那燃烧的火焰里蕴藏着多大的能量，又可以创造出怎样的奇迹。陶是火的艺术，也是孤独的艺术。对陶情有独钟的人，常常更加“迷信”天意，更热爱宁静，也更忠于内心。

当“一见钟情”，发生在人与器物之间，“爱意”亦总是一发而不可收拾。而这，正像是我与陶的相逢。

尽管大学学习的是实用美术，毕业之初，我却选择了从“实用”出发，放弃专业，做了通讯。而后生意越做越大，就在事业小有成就时，我却同时关闭了当时盈利尚且不错的7、8家分店，原因只有一个——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几年之后的一次偶然，在青岛会展中心看了一个陶艺的展览，长久以来深埋在我心中的艺术梦想被再次唤醒了。几年的陶艺进修学习之后，当再次回到青岛时，恰遇了今时的几位挚友与合作伙伴，于是一切都水到渠成地发生了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，而后玉窑柴烧基地顺利诞生，我几乎没有费任何周折地成为了我所挚爱的“陶人”。直至今日，我依然对自己的“幸运”满怀感恩——每一步似乎都走在点儿上，总是有贵人适时相助。而事实上，成功从来没有巧合。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，“越努力，越幸运”不过是人人都明了的生活真理。

可遇不可求

“陶艺是一种很特殊的艺术，五行——金木水火土，缺一不可，而这正是其他艺术所达不到的。”在我看来，柴窑的魅力就在于此，很多东西都是人为不可控的，火焰在窑里上下翻滚，即便是同一个坯体，它所受到的火的熏烤的方面都是不确定的。相比于气窑与电窑的稳定，木柴添烧的时间、当时的天气、风力、气压，都决定了作品最终所呈现出的颜色，很多的窑变都是天意、天成。

我们烧柴窑是件很幸福的事儿。因为我们烧柴窑的时候要把门关上，用砖垒死，然后你就看不到了，那么从点火的那一刻起，很多东西你就说得不算了。所以我们每次烧窑的时候都要举行仪式，要磕头烧香，要洒酒，要祈祷这一窑能出好的作品。

然而“可遇而不可求”便是如此，很多时候，即便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用心地去做了，结果却可能不尽如人意。每每这种情况总是让我特别失落和心疼，因为很多作品都是即兴创作，无论如何也再难复制的。就是这样的制陶程序，哪一环节没有做好，都会前功尽弃，所以我们就力争小心翼翼地去完成每一步。烧窑有句古话，就是‘十窑九不成’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每当一件真正的作品出来时，它就是无价的。

痛并快乐着

对于制陶，我有着自己的坚持——从泥料的准备，制作、画、刻、装饰、上釉，直到最后的烧制，每一道工序都要由自己亲自来完成。我坚信，只有如此，这件作品才能融入艺术家的灵魂在里面，才能真正体现艺术家的思想。

我笑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玩火，没想到现在天天跟火打交道。窑里的火温度很高，朋友们来烧窑，常常是往里扔根木头就跑了，但是我喜欢带着墨镜和口罩去看火的舞动，如同那火在继续履行着我的思想和职责。“陶艺是一门火的艺术，而最终，火体现在坯体上。”

因为柴窑的成本极高，且烧制过程费时费力，如今很多柴窑都是盖好以后放在那里变成了装饰。而作为青岛市唯一的一个柴窑，我工作室里的柴窑却一直在使用，每到烧窑时，我便守在窑口，不间断地添加木柴，有时会烧整整40个小时

我的眼睛近视，而烧窑却恰恰是个特别容易出汗的活儿，很多时候腾不出手来擦汗，就只能戴隐形眼镜，经年累月的熬夜和近距离的高温灼烤，眼睛常常是极度干燥的，到了夜里就会被刺痛得特别煎熬。高强度地工作所带来的腰肌劳损、肩周炎、手指高频受伤等身体上的病痛，就更是再平常不过的。自己却很享受这个过程是：痛，并快乐着。

艺境即心境

尽管在收藏市场上，青花类瓷器的市场价值更高，我却更偏爱没有太多装饰的陶与青瓷，自然、耐看、返璞归真。我的作品都是自己制作，尽量不上釉，用陶瓷的本质去表现，甚至坯体上的手纹我也不会刮掉，我认为这样更自然。作为青岛市陶艺协会的秘书长，我和整个玉窑团队一直都在致力于宣传柴烧和陶土的文化，呼吁大家关注陶最本质的东西，而不只是投资价值。

做陶的时间久了，自己变得更喜欢安静，也更能享受孤独的生活。特别是制作茶具的时候，会想象着自己在用茶壶倒茶时拿杯子时会是怎样的手感，茶水从壶里倒出来时，会呈现出怎样的弧度，每当想到这些，内心就格外平静。而对于未来，我下半生都交给陶了。我只想继续做下去，做一个真正的陶人。



一群玩耍的孩子



绅士



转的旋律

